

## 我的一个“五十”年代室友

张子萱

在遇见阿俭之前，我奶奶是我见过最节俭的人。

老一辈还保留着那个年代省吃俭用的习惯，集废纸、收矿泉水瓶，晚上看电视她连灯都不开，空调挂在屋里像摆设，最热的时段就去有空调的商场溜达散步，散到暮色四合暑气渐消才不紧不慢地回来。

我总说：“奶奶，不用太省了，现在不缺钱呢。”

奶奶就会和蔼地笑笑，说：“哎呀，习惯了，能省一点是一点。”

阿俭当然不叫阿俭，这是我给她取的名字，她是我的室友。

第一次对她产生深刻印象是我大一刚买回笔记本电脑的时候，我还不会充校园网，就叫她来教我一下，在她摆弄手机的时候我刚准备打开电脑，她连忙制止了我：“等一下再开！”

我说：“为什么？”

她说：“校园网充完还要等几分钟才能联网。”我想了一下，问：“那这跟开电脑有什么关系？”

她说：“先等校园网好了再开电脑就能直接连上了，不然还要重复试几次，空等着浪费电，关机能省一点。”

我直接目瞪口呆。

我说：“这几分钟能省多少电？”

她有些羞赧，但还是说：“哎呀，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那一瞬间她十九岁少女的青春脸庞在我脑海中和我六十九岁奶奶的年迈面庞逐渐重合，我诚挚地问：“你晚上在家看电视开

灯吗？”

后来我发现阿俭的节俭已经外化于行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了。晚上睡觉和外出上课前她一定会把饮水机烧水的开关关掉；每晚给空调定时关闭，会提前看好夜间气温来设置时长以免我们被热醒；寝室的气温一旦降下来，她就商量着关掉空调开风扇；有一回都走出了宿舍楼，她不记得风扇有没有关又立刻爬回五楼查看。我想了想，觉得阿俭晚上在家可能连电视都不开。

我们没少拿这事调侃她，我说：“你跟我奶奶肯定很有话聊，你们是一个年代的人。”她毫不在意地笑着说：“好啊，哪天碰面了跟前辈请教请教。”

多亏了阿俭在，我们寝的电费一直稳居整栋楼的倒数前三甲，我都怀疑她是宿管阿姨或是学校后勤派来潜伏在我们当中的卧底。有一次别的寝室同学看到我们寝的电费，惊诧地问我：“你们是晚上点蜡烛吗？”

我赶紧捂住她的嘴：“千万别让阿俭听见了，她真能做得出来。”

我原先以为是阿俭的家境不太宽裕，想在电费这块省点钱，毕竟她也经常把水果坏的一半切掉剩下的接着啃。可在大二我们年级集体外出考察的时候，我和她分到了一间房住，才发现节能减排，她是认真的！

我们是十月去的川渝那一块儿，气温已经有了深秋的寒冷，冷雨细密地下，走在路上手都不想拿出来。早晨出房间前我提议道：“房卡插这吧，我们别关空调了，让屋子暖一下，回来不会冷。”

她认真地摇头说：“不行，一上午没人吹，浪费电。”我浑

不在意：“钱都交了，反正用的是酒店的电。”她说：“不是，用的都是国家的电。”

我一下哑口无言，有些怔愣地看着她，知道她不是在假正经，过了半晌还是开玩笑道：

“你应该学马哲的，来这屈才了呀。”话虽这么说，后来我去别的地方外宿时，再也没有随意浪费电过。

有一次我们这层洗漱台的水龙头坏了，掰到最末端还是会滴滴答答地掉细流，像纤细晶莹的银蚕丝时断时续。阿俭发现的第二天就跑去报了修，但还要走完流程才能派人来。有天晚上我刚关掉手机翻了个身准备睡觉，她忽然从床上跳下来，我吓了一跳，压低声音问：“怎么了？”

她说：“我今晚忘记放盆在那接水了！差点让水白流了一夜。”

她说完就跑了出去，我没想到她这几晚都会用盆将那断断续续的小细流蓄好，我再次叹为观止，心想她这也太省了，等她回来时我问：“你接了水用在哪啊？”

没开灯，我看不清她的神色，但能听出她语气里的理所当然和一丝小自豪：“到处都能用啊，正好我鞋要洗了，接的水不就能洗吗？”

我想，她那带着一点得意等人夸奖的语气，和我奶奶公布她去商场蹭空调而省了不少电时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

我眨了眨眼说：“你该不会是天山童姥吧？今年其实已经六七十岁了。”

阿俭挠挠头没说话，窗外微弱的灯光覆在她身上，给她渡了一层柔和的银边。

我这才想起来，宿舍楼走廊里的灯没有人管会长明一整夜，是阿俭每天睡前去关掉多余的照明，只留一盏灯给起夜的同学照路的。

我觉得阿俭的处事作风已经超出同龄人一大截了，我出生在一个国泰民安经济富足的年代，对于这方面的意识向来很单薄，阿俭过得像和我奶奶一起经历过苦日子一样。第二天从食堂吃完饭回来，我劝道：“其实不用那么省的，时代变了，有能力供给更好的生活了，多开开空调也没什么，你太节约了。”

“习惯了嘛，”她不为所动，想了想然后说，“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样，但我们家是住在化工厂旁边的，那家工厂开了很久了，我们社区的人差不多都在那儿上班，我小时候每天打开窗，看到的天都是灰蒙蒙的，白云是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林立的烟囱又高又直，在远处像灰色的树林一样。傍晚别人家是饭菜飘香，我家是我爸大喊一声‘关窗！毒气又飘进来了’。你知道吗，我在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氯气是什么味道了。”

我有些怔愣，她形容的场景像是翻开的一本旧年册，太过陌生。她神态自然地继续说：

“后来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下来了，很多高排放工厂被关停，我们那片的环境因此好了不少，天也慢慢蓝起来了。可能是经历过污染严重时候的原因，我对这来之不易的绿水蓝天格外珍惜，生怕是水中月镜中花。其实也知道现在大环境都在接连变好，但就是习惯性地节能环保，哈哈，毕竟是我的童年阴影呢。”

她说得轻松，我却听得惭愧，觉得自己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无谓。我不太好意思地开口：“所以你才总是那么节俭吗？”

她眉梢上扬，颇有些得意：“节俭这一点可还是跟我奶奶学

的，你总说我太省，我奶奶才是我家最省的那一个。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以前看电视是要开机顶盒的，我奶奶就会先打开机顶盒，等它加载到四个‘0’就代表加载好了，然后再打开电视，她说这样能省一些电；家里装了空调也从来不用，就爱拿着她的蒲扇扇风，劝也劝不动，说‘习惯了’。你奶奶应该也是这样吧？”

“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跟老一辈的心理还挺像的，都是经历过没那么富足的时候，所以习惯性地节省，我觉得奶奶他们节俭的言行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该被劝的不是他们，是我们。生活条件变好和节能环保是不冲突的，你之前说让我跟你奶奶见一面，”她笑了一下，“其实我是真想去请教请教的。”

我半晌没说话，然后拍拍她的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阿俭说的很对。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

我总是习惯性地倚仗越来越好的经济发展，认为忽视节能是无伤大雅的事，却弄混了因果关系，不是因为资源富足了才可以铺张浪费，而是正因资源富足了才更要节能环保。我像个恃宠而骄的孩子，忘了回头看一看负重前行的过往。省着用不是不用，能花不是乱花。我很庆幸有阿俭这样一个室友，能拍拍我让我及时回头看。

学校是授传道授业的地方，但也是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习惯不应该被遗弃，国家建设好了不是我肆无忌惮的理由。或许我不必像阿俭那样做到事无巨细甚至有些神经敏感，但关个空调绿色出行这些举手之劳并不困难，中学政治里背烂的东西，我此时才明白其中道理。国盛利于民而护于民，反之亦然。

夏天到了，我抬头望过去，天空蔚蓝如洗，白云如盖，风也显得轻柔。